

// 樸實的衣着、樸實的言語、樸實的笑容，這就是牛玉琴給記者的第一印象。牛玉琴，一位普普通通的陝北婦女。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幾十年來，憑借堅強的毅力和矢志不渝的理念，用自己的雙手，將毛烏素沙漠南緣的不毛之地，變成了綠洲，創造了一個在許許多多人看來都無法實現的奇跡。她，也從此被喻為地球的保姆。



十七大代表，治沙能手
牛玉琴
愈挫愈勇 矢志不渝

正當他們治沙剛剛有起色時，牛玉琴丈夫張加旺突然因小腸腫瘤，住進了醫院做手術。醫院裡要人伺候，家裡栽樹人手又緊，牛玉琴沒辦法，只得讓當時12歲的二兒子去醫院服侍，自己繼續帶領其他人種樹。當言道：禍不單行，那年牛玉琴做夢也沒想到丈夫還沒出院，自己又因得了闌尾炎住進醫院。當時家裡老的哭、小的叫，亂成一窩蜂。

隨著張加旺的腫瘤惡化，在短短的3年裡做了7次手術，住了9次醫院，前後花了7,000多元錢。1988年張加旺還是永遠地離開了牛玉琴，全家陷入悲痛的深淵。堅強的牛玉琴面對死去的丈夫說：「你在天之靈放心吧，我一定要實現你的願望。」為了堅定植樹造林的信念，她把丈夫安葬在沙丘裡，從此和丈夫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命名，成立了「加玉林場」。她領着公和當時年歲尚小的三個兒子，不分春夏秋冬，在距離15里外的荒沙灘上植樹種草。一個坑二尺多深，每人每天要挖100多個坑，栽100多株樹苗。牛玉琴用歪歪扭扭的字在小筆記本上寫着：楊樹8,798畝、榆樹300畝、柳樹560畝、沙柳11,674畝……

23年裡，牛玉琴治沙面積達11萬多畝，治理沙區的林草覆蓋度達到80%以上，荒沙基本得到固定，使一片片荒漠變成了一道道生態林區。

■缺少勞力時，牛玉琴自己動手運樹苗進沙漠。

扶貧幫困 治窮致富
「沙區人苦，苦在有沙；沙區人窮，窮在沒文化」。牛玉琴這樣認為。因此，她創辦了旺琴小學，使孩子們可以就近入學。她為了幫助山區群眾脫貧致富，投資30餘萬元，統一修建了移民村，搬遷了白於山區貧困戶24戶，平整了土地，實現了水、電、訊三通，並將這24戶吸納為綠源公司的股東，使他們擺脫了貧困，走上了致富的路子。

正是因為這些功績，牛玉琴成為聯合國「拉奧博士獎」的獲得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優秀黨員、全國十大綠化標兵、全國「十大女傑」等多項榮譽獲得者，曾連任第八屆、九屆、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也曾被幾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切接見，她的事跡曾被拍攝成電視劇，在中華大地上廣為傳頌。

地球的保姆 牛玉琴



辛勤耕耘23年 締造萬畝綠洲

10月12日，對於即將赴京參加黨代會的牛玉琴來說，這已記不清是第幾次到首都北京開會了。臨行前夜，在記者的再三邀約下牛玉琴接受了本報的專訪。而在長達2小時的訪問中，這位被人稱為英雄的女強人說的最多一句話卻是：「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

痛下決心 改善環境
位於陝西省靖邊縣毛烏素沙漠南緣的「一把樹」，因只能長「一顆樹」而得名，如今這片過去無人問津得沙漠荒區變成了綠洲，這就是治沙英雄牛玉琴所承包治理的幾十萬畝荒沙。進入9、10月份，牛玉琴的家鄉靖邊縣東坑鎮金雞沙村迎來一年中最美麗的季节，金雞沙披上層層疊疊的綠裝，涼爽草木氣息沁入人心脾。然而在牛玉琴嫁到這裡之前，流沙肆虐的毛烏素



■牛玉琴和她種的樹。

沙漠卻不斷向金雞沙村進逼，當時，荒沙就是金雞沙村最大的「景觀」。金雞沙村緊靠內蒙古自治區的毛烏素大沙漠，吃盡了無情荒沙的苦頭，處於沙進人退的被动局面。解放初期，通過全社社員的努力，治沙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但一到春秋大風颳時，大量的沙子漫天飛舞，嚴重影響農作物生長。

荒沙造林 利國利民

牛玉琴家的屋後就是沙漠，望着漫無邊際的荒沙，她常常和丈夫暗自盤算：什麼時候能徹底治理好它，讓這片土地也能為人做出貢獻呢？只讀過一年書的牛玉琴面對這漫漫黃沙並不知道從何下手，只能把這一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承包荒沙的熱潮廣為推行，牛玉琴終於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1983年春，牛玉琴家進沙放羊，為了讓孩子放羊有個鎮鎮的地方，兩口子就試栽了幾棵果樹，結果都活了。他們因此想在沙裡多種些樹，打算聯產承包萬畝荒沙地種草種樹，這在當時的東坑鎮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村民們猶豫不決誰也不肯包，擔心萬一政策變了，工夫就白費了。親朋好友的告誡也不得不認真考慮。牛玉琴和丈夫反覆思考後認為，承包荒沙造林種草，是件利國利民己的好事，也是作為子孫後代造福的大事，就算政策變了也影響不到我們。別人不幹，我們一家人幹！於是，這一幹就是20多年，通常春節期間也不例外，用牛玉琴的話說就是：「冬天一身水，夏天一身泥，颶風當梳頭，下雨當洗臉」，年年歲歲就這樣堅持在茫茫的沙海裡。

一家人克服「3座大山」

1985年元月，牛玉琴夫婦和當地政府簽訂了承包合同，年限15年。並在公證處做了公證。簽訂合同後，夫婦倆做了認真的規劃，並提出「一年覆蓋，三年補齊，五年初見成效」的口號。當時，全鄉有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倆是吹牛說大話。牛玉琴一家多次商議，認為：沙一定要治，就是懸死驢子掙死馬也要把萬畝荒山綠化。說話要算數！然而，要完成一年的任務談何容易！在治理前期承包的4萬畝荒沙過程中，牛玉琴一家歷盡了千辛萬苦，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和痛苦，資金缺乏、不懂技術、人手不足是牛玉琴需要面對的「3座大山」，而1萬畝荒沙需要2萬元的投資，使得資金成為治沙最大的障礙。「春天來臨的時候，如果事先不把樹苗準備好，一耽誤就是一年，計劃就會落空了」。因此牛玉琴和丈夫費盡心機湊資金。那幾年，一家人省吃儉用，有時把家裡能賣錢的東西全賣了，光是光的250多隻雞就賣了200隻，加上從鄉裡貸款4,000元，向親戚朋友拆借的資金。當第一批樹苗和草籽「擺」進沙地裡時，牛玉琴一家早已是債台高築了。

除此之外，勞力也是一個問題。牛玉琴以每天每人3元錢僱了16個幫工，又動員老幼病殘共5個人。每天雞叫時，他們一家三代七口人，一齊出動。就這樣，牛玉琴一行人早上吃飯滿天星，晚上吃飯星滿天，堅持了40多天，拿下了春季造林任務。然而，春季沙漠裡風暴極大，一夜間，6,000畝幼林被颶風東倒西歪，許多樹被連根拔起。看着這幅慘狀，牛玉琴幾次說不出一句話，眼淚也幾乎流乾。一心治沙的她沒有被這次打擊擊倒，隨後便和一家老小把鋪蓋搬到林地裡臨時搭起的棚架中，和幫工們一起沒日沒夜地趴在沙窩子裡，扒坑、扶苗、培土，磨蓋磨破了，十個手指裂開了一道道滲血的口子……硬是把樹苗一棵一棵地補齊了。一個月後，4萬株楊樹、3萬株榆樹和幾千株沙柳重新筆直地挺立在那片荒沙之上。

■牛玉琴把大半輩子青春獻給了沙漠，獻給了她熱愛的綠色事業。



■「冬天一身水，夏天一身泥，颶風當梳頭，下雨當洗臉」，20多年來就這樣在沙海裡勞作。

// 26年前，年僅17歲的湖南資興少年唐小平，拿到了衡陽醫學院的錄取書。那一刻或許他並沒有想到，在2003年一場名叫「非典」的戰鬥中，他率領的團隊挽救了數百患者的生命；他也沒有想過，自己能和同事們在愛滋病診治方面處於全國領先水平；由於在醫療方面的傑出貢獻，他被推選為中共十七大代表。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趙鵬飛、劉揚

非典陰霾中的感動

「非典」期間，唐小平擔任院長的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共收治413例非典患者，是廣東省收治「非典」病人最早、收治病人最多、收治時間最長的醫院。「當時任務太重，20個醫護人員都病倒了。」唐小平曾親眼看到兩個疲憊的小護士在推送氧氣瓶的時候，因為勞累過度身體不支，癱倒在病床前。緊接著，醫院的幾個醫護人員，由於感染上「非典」，被统一安排送到了其他醫院治療，作為院長，唐小平對此非常擔心。每天忙完了醫院的事務之後，他都要和醫院其他領導趕去看望病倒的醫護人員。有一天，唐小平看望醫務人員後收到了一條短信，發短信給他的是患病的一個醫護人員。短信上寫道：「唐院長，我們都知道醫院現在特別繁忙，您還更需要您，我們已經很多了，您不用再來探望我們了，我們一定可以照顧好自己的。」唐小平看完短信眼淚就掉了下來，他清楚的知道，因為缺少醫護人員，那幾名感染的同事甚至是症狀輕的照顧症較重的，而病症重的已經不能獨立正常呼吸，需要借助呼吸器。提到此處，唐小平的眼圈又一次紅了起來，他哽咽着對記者說：「那時的情形下，理解真的很重要，我當時感覺特別欣慰。」



■唐小平和妻兒合影。

感激太太一茶一湯

在回憶起「抗非」的日日夜夜中，唐小平特別提到太太的一茶一湯。由於當時工作異常繁忙，每天幾乎難得見到家人一面。最讓唐小平感動的是，他工作到深夜回家後，太太已經燒了湯，在鍋裡的湯卻還是熱的。「每晚一碗熱騰騰的湯，總是讓我心頭一暖。」而在日常的朝夕相處中，唐太太更是經常沖泡西洋參茶、煲各種老火湯，為丈夫調養身心。對於太太，唐小平更多的是感激。「家裡的事情幾乎都是太太一人承擔。如果有時間，我非常想跟家人一起做戶外運動，或者旅遊。」唐小平指指了算，到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工作已有7個年頭，但應友兒一同短期出外遊歷僅有三次。有時，唐太太也不免抱怨幾句，說唐小平把家當旅店，對兒子的也不管。然而，這時兒子卻理解他：「爸爸很忙，不要說他，他也很辛苦的了。」

勇者無畏的醫生 唐小平



戰非典救人命 抗愛滋暖人心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非典期間接見唐小平。



■唐小平受到前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接見。



■唐小平在給患者看病。

唐小平，1990年於中山醫科大學傳染科研究生畢業；1997年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醫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及博士後從事病毒性肝炎研究，兩年後毅然回國；2002年獲中山大學傳染病學博士學位；2003年作為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院長，由於在「抗非」中的出色表現，被授與廣東省抗擊非典一等功，同時被香港特別行政區聘請為SARS專家；2006年受克林頓基金會資助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和馬里蘭大學接受從事愛滋病臨床培訓。

母親肩膀扛出自己今天

1964年，唐小平出生在湖南郴州資興市七里鄉，一個叫大樹村的窮苦山溝裡。擔任小學教師的父親和沒有上過學的母親，深知讀書對農村孩子的未來有多重要，咬着牙把三個兒子都送進了學校。談起這一切，唐小平最感激的就是父母了。特別是母親，由於父親在外教書，經常不在家，所有的農活都由母親一人承擔。在農村，繁重的農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缺少勞力的，可是，母親並沒有像其他的家長那樣，讓兒子們輕勞，而是獨自攬起所有的家事和農活，每天披星戴月地在田裡耕作。「我現在都不知道，當時我媽媽是怎樣憑着一個女子的力氣，扛起那麼沉重的打穀機。」後來唐小平獲得博士學位，兩個弟弟也都是碩士。唐家幾兄弟都成了高級知識分子，在當地更是贏得了好名聲。「這些都是母親用瘦弱的肩膀扛出來的」。唐小平動情地說。提起走上救死扶傷之路，唐小平平靜地說，當時的他並沒有什麼雄心壯志，只是心懷一個農家子弟想要跳出農門，給父母過好日子的簡單夢想。那時候放學之後，他去幫母親上山砍柴，經常看到彎彎的山路上，同村的一個礦工騎着單車回家。「當時總是看到那個礦工戴着一塊手錶，我覺得特別羨慕，什麼時候我也可以戴上一塊手錶，每天騎着自行車上下班，這樣父母就不用那麼辛苦了。」回憶起少年時單純的

夢想，唐小平露出了孩子一樣純真的笑容。
姐姐夭折促發從醫夢想
山村生活的艱辛留給他的，不全是美好的過往。他本來有個姐姐，四歲的時候，姐姐染上了麻疹。可在當時那個缺醫少藥的山村裡，只能靠一些簡單的草藥來醫治。最終，姐姐沒有能抵擋住病魔的折磨，早早夭折了。悲傷過度的母親，更因此而大病了一場。從那以後，做一個治病救人的醫生，就成了唐小平最大的夢想。談及「非典」，唐小平形容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雖然時過境遷，但談起當時救人的情形，唐小平幾度落淚。然而，最讓他難忘的「非典事件」，卻發生在非典之後。

2003年6月，「非典」之後的一天，唐小平正在主持醫院的會議。一個小伙子突然造訪指定要求見他。唐小平有些納悶地走出會議室時，這個小伙子一見到他，頓時淚流滿面雙膝一屈，在他面前長跪不起。原來這個小伙子在2月份感染了「非典」，住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由於當時不知道患了什麼病，呼吸特別困難，也不知道能不能治療好，別人都躲避他，小伙子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甚至想要跳樓自殺。碰巧唐小平進來查房，看到正躺在病床上的小伙子，就很自然地取下了手套，摸了摸他的額頭，然後說：「小伙子，要頂住，你現在患病10多天，是最嚴重的時候，頂過去了，就一定會好起來的。」唐小平不知道，自己當時多麼平常的一個舉動和一句鼓勵的話，卻給這個飽受隔離和疾病困擾的病人莫大的溫暖和信心。「如果不是那個小伙子提醒，我真的不記得當時對我說的話了。在非典期間，這樣的話我每天都會說很多遍的。」唐小平告訴記者，當那個小伙子跪倒在他面前，他還是特別羨慕，什麼時候我也可以戴上一塊手錶，每天騎着自行車上下班，這樣父母就不用那麼辛苦了。」回憶起少年時單純的

與愛滋病人吃飯從不用公筷

1999年，唐小平從美國留學歸來，發現國內從事愛滋病防治的醫生特別少，但患者卻越來越多。因此，他又逐漸把專業目標轉移到愛滋病臨床治療領域。留學美國以及後來受到美國基金會資助赴泰國和美國進行愛滋病臨床培訓，讓唐小平對愛滋病有了不一樣的認識。「當時國內對愛滋病有着非常畏懼的心理，但在美國，醫生卻抱着平常的心態。」2003年，得知SARS到來的那個除夕中午，唐小平正與醫院其他專家在番禺和一群愛滋病患者吃團圓飯。唐小平說：「八院長期保持着30多個愛滋病住院病人，他們之中有無家可歸的，也有被家庭拋棄和家來歸的，他們不僅僅需要藥物治療，還需要心理治療和來自方方面面的關愛。」「愛滋病患者對醫生的感情，是其他病患者難以想像的。對他們來說，醫生是這個世界上最可信賴的人。」唐小平告訴記者，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飯局他都會推掉，但只要是愛滋病患者請他吃飯，他都會盡量去。而且他和愛滋病患者吃飯從不用公筷。幾年來，唐小平潛心於愛滋病的臨床及其研究，先是在全國率先成立了獨立的愛滋病病區，設立了愛滋病研究室和華南地區第一個愛滋病關懷組織——「紅絲帶之家」，收治愛滋病患者總數居全國前茅，累計達800多人。目前他負責的愛滋病專科在愛滋病診治方面處於全國領先水平。



■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探望唐小平治療的愛滋病患者。